

王夫之論《周易》「扶陽抑陰」之教

林文彬*

摘 要

「陽尊陰卑」是《周易》陰陽觀念裡的重要理論，明末王夫之（船山）更據此而提出「易之爲教，扶陽抑陰」的主張。船山擴展了陰陽在原來經傳中所代表的性質，並具體而廣泛的運用於詮釋卦爻的陰陽結構上；而其所蘊涵的人文意義，不但充分的發揮了《周易》的原旨，而且也深具憂患的時代精神。

關鍵詞：周易 陰 陽

國立中興大學 

一、前 言

《莊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陰陽」，〈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長久以來，一般學者即已相信《周易》是談論陰陽變化的典籍。陰陽是《周易》的門戶，是六十四卦理、象、數所有學說的根源，經由陰陽兩個符號所代表的天道與人事的象徵與性質，如剛柔、大小、君臣、君子小人等等的推衍，可以建構出一套涵蓋宇宙人生的天人之學。而「陽尊陰卑」則是從《周易》的陰陽觀念中所歸納出來的一個重要理論。孔穎達就說：「人之爲德，須備剛柔。就剛柔之中，剛爲德長。」（註一）而朱子也說「生生不已之意屬陽。」（註二）可見得歷來學者研究易學時，早已注意到《周易》「陽尊陰卑」的特質了。而船山在解易的時候，也深切的體認到「陽尊陰卑」的重要性，船山說：

夫陰陽之未用，先正體以定位，陰陽之既用，尤立體以達權。立體達權則志貞而不靡；任權墮體則游情而忘歸。乃陽之載陰，喜浮而亟往；陰之乘陽，喜沈而便來。來者日安，往者日危。陽喪其居以助陰之來返，則損極而傷矣。故酌之而不嫌其過慎，薄享而不責其已涼，所以立陽體於不窮，而節陰情以各正也。（《外傳》卷三頁九二四）

陰陽之用以陽爲尊，因此船山還更進一步的提出「扶陽抑陰」的易教，將「陽尊陰卑」的觀念作了更爲全面更爲具體的說明。船山在解釋晉卦時，曾說：

易之爲教，扶陽抑陰，而於觀、於晉、於鼎，無惡陰之辭，於晉尤若與之者，陰陽剛柔皆天地之大用，有時而柔道貴焉，則亦不廢其用。然彖辭類有四德，而觀、晉無之，則陰之不足於德，亦可見矣。（《內傳》卷三上頁三〇一）

晉卦坤下離上，晉是延而進之之意，「晉三陰欲進，爲陽所限，而六

五居尊以延之上，陽不能止之。」（註三）因此晉是「晉陰以篡陽」「晉非君子之卦也」。（註四）所以船山釋九四爻「晉如鼫鼠，貞厲。」時說：「三陰志在上行，五方延而晉之，四以陽處退位，橫互其間……雖以陽止陰，為得其貞，而亦危矣。」（註五）沍陰正強，孤陽雖危，但持守仍不失其正，所以稱之為「貞厲」，獎陽以抑陰，可以說是情見乎辭了。船山說過《周易》是占義不占利，要明於得失進退，而不是預卜吉凶禍福的藏頭縮尾之術，是為君子而設（註六）。因此，船山特別獎勵剛貞守正的陽道，並且在《周易》的經傳中屢屢加以稱揚，將「扶陽抑陰」之旨譽之為「大易之教」。船山在解釋小過卦時說：

乃聖人於此，寓扶陽抑陰之深意，故申之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也，「宜下」則「大吉」也。鳥飛則翼竦上而軀垂下，翼憑虛而軀載實。翼載軀以飛，軀其本也。四陰，兩翼之象；三、四，其軀也，「遺之音」者，軀之能事也……「不宜上」者，軀為翼用也，陰恃其過以挾陽而上也。「宜下」者，翼隨軀降也，陽雖不及，能斂陰以趨乎實也。三、四雖失中而處內，一止一動，皆其所主；陰難過，可使戢其飛揚之志，以順剛而行，則大吉矣。夫失中之剛，豈能遽戢陰之拚飛哉！而聖人曰陽固有可藉之資，猶有可為之時，小雖過，何嘗不可大吉乎！人欲行，不足以害天，則好貨好色而可以王。君子存，猶足以制小人……「大吉」者，終在陽而不在陰，陰之過未足以為陽憂也。嗚呼！此聖人扶陽抑陰之微權也。（《內傳》卷四下頁四八四一五）

小過是陰之過也，陰過之時卻還有利貞之道，則唯「順剛而行，則大吉矣」；正如世亂方殷，小人雖然橫行，但君子猶有可為之時，所謂「君子存猶足以制小人」也。船山認為《周易》是憂患之書，教導君子乘時履位，處患難而明得失，使天地之間清剛的正氣能夠不斷如縷，而扶陽抑陰的微權，聖人的「易教」就寓在於斯了。

二、陰陽之性質

「扶陽抑陰」雖然是《周易》本有的觀念，但是船山卻作了更深入更明確的發揮。例如就天道而言，從陰陽的上下關係來看，是陽上陰下。船山解萃卦說：

陽必聚於上，陰必聚於下，陰保陽以不散，陽正位而陰不離，理氣之必然，天地萬物莫能違也。非是，則唯聚而非其情之所要。（《內傳》卷三下頁三六九）

叢生聚集名之爲萃，萃卦是坤下兌上，此卦陰聚於下而二陽聚於上，是故稱之爲萃。卦辭云：「亨」而《象傳》云：「順以說」，這都是因爲「陽聚於其位，陰順於下而奉之」（註七），「陰安聚於下，則成乎坤順」（註八），遵循陰陽上下之秩，所以有亨通順說之吉。而從陰陽的大小關係來看，是陰小陽大。船山解隨卦六二爻：「係小子，失丈夫」云：

陰小陽大，係戀而相屬也。二隨三，而失初九之交，不言咎吝而自見。（《內傳》卷二上頁一八四）

係者隨而聯屬也，小子指六三，丈夫指初九，陽大而陰小，捨大以取小，其得失咎吝不言可喻。又從陰陽的虛實關係來看，則是陽實陰虛。船山釋隨六三爻：「係丈夫，失小子」云：

陽實而陰虛，舍二從四，往求而有得矣。顧陰之從陽，道之正也，以有得而往，豈其所期望哉！能弗以有得故求而守貞，則合義而利。（同上）

陽或爲大或爲實，陰或爲小或爲虛，易道總是以陽爲尊，所以隨卦六二係小失大，不免於咎吝；而六三捨於虛而從於實，卻是有所得而利居貞（爻辭）。又從陰陽的剛柔關係來看，是陽剛陰柔。船山釋臨卦《象傳》：「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云：

「說而順」，陰之德也。說則相隨，順則不逆，故剛臨之而柔受治。剛既得中，雖未居尊位，可以臨矣。「應」謂六五下而聽其臨也。剛浸長而得中，天道上行，故四德可施也。
（《內傳》卷二上頁一九五）

陽剛陰柔，剛臨以治柔，這是天道之正，也是亨通之理，故臨卦之卦辭為「元亨利貞」，具備乾元之四德，船山解釋說：「為卦二陽生出於地位，以興起人事，將有事焉，以治陰之過，陽進而臨陰也。元亨利貞，備乾之四德者，陽長而得中，乾道方興，雖未訖其用，具其體矣。」（註九）又再從陰陽的施受、治養的關係來看，是陰受陽施，陽主治陰主養。船山釋〈繫辭上傳〉「陰陽之義配日月」的「陰陽之義」時說：

「陰陽之義」者，陰以受陽之施為義，陽以施德於陰為義。
（《內傳》卷五上頁五三三）

又釋〈說卦傳〉「天地定位」云：

「定位」者，陽居上，清剛而利於施；陰居下，柔濁而利於受；唯其位定，是以交也。（《內傳》卷六下頁六二三）

陽受而陰施為天之道，所以能夠使天地定位，八卦以成，陰陽的搏合運行並不能背違這個原則。施與受的關係其實也就是治與養的關係，船山說：「陰以養陽，柔以保剛」（註十），「陽主治，陰主養」（註十）也是這個意思。再就陰陽動靜的關係來看，是陽動陰靜。船山釋遯卦六五爻：「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云：

六五與四相比，聽九四之動，不與俱動，任陽之動而靜以相保，婦人之恆，婦人之貞也。四亦以其柔而易親，相與為保，遂見為可恆而退靜焉，失丈夫之義矣。（《內傳》卷三上頁二八八）

陽動而陰靜，六四之吉，是因陰靜相保，所以說是「婦人之貞」。但是九四本陽剛健動，現在竟然親比於柔靜，退而守恆，這就不免於凶了。〈小象〉說：「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就是這個道理。恆卦本

是追求一個可長可久之道的，但是恆卦卻「以柔道收已變之局，不足以立功，則害且及之矣。天道久而不已，唯終而有始也。據其恆以爲恆，凶必乘之。恆卦六爻皆不吉，久不以道也。」（註十二）恆卦所以不吉，是因為誤以陰柔靜存爲可恆可久之道，因此就不免於凶吝了。再如就陰陽幽明的關係來看，是陽明陰幽。船山釋復卦卦辭云：

一陽初生於積陰之下，而謂之復者，陰陽之撰各六，其位亦十有二，半隱半見，見者爲明，而非忽有，隱者爲幽，而非意無，天道人事，無不皆然……十二位之陰陽，隱見各半，其發用者，皆其見而明者也……陽位乎明，陰位乎幽，陽以發，陰以居，道之大經也，則六位本皆陽位，陰有時踐其位，而固非其位。（《內傳》卷二下頁二二五）

陽爲明陰爲幽，陽以發動，陰以居靜，這是陰陽自然的本質。但是《周易》六位之撰，卻以陽爲正，換句話說，陽之明現是爲常，而陰有時踐位則爲暫，天道尊陽而卑陰，其意甚明。因此像坤卦的六爻皆陰，柔靜已極，也只是大化短暫的客居，而不是天道變動的常主，船山釋坤〈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云：

不唱而和，以聽陽施，則不失柔順常理也。卦無陽爻，而言「得主」者，陰陽有隱見，而無有無；陰見，而陽固隱於所未見；至柔至靜，則不拒陽，而陽隱爲之主。（《內傳》卷一上頁八四）

陰得陽以爲之主所以稱之爲「得主」，此乃天化的常理。〈文言〉說：「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即是「得主」，坤順而承剛之健行，所以能元亨而有安貞之吉（卦辭）。又本卦〈文言〉所謂的「龍戰」也是在發揚此義，船山說：「陰陽各六，十二位而嚮背分。陽動而見，陰靜而隱，其恆也。六陰發動，乘權而行陽之道。陰嚮而陽背，疑於陰之且代陽而興矣。六陽秉剛健之性，豈其終隱？陰盛極而衰，陽且出而有功；必戰者，理勢之自然矣。」（註十三）幽明向背，以陽明爲常，陰柔雖乘權，但剛健必將代興而爲之主。

從天道的立場來看陰陽的性質，不管是從大小、虛實、剛柔、動靜、施受、治養、幽明等關係來考察，都可以知道陽尊陰卑，扶陽抑陰的傾向非常的明顯。既然陽尊陰卑是天道的本然，那麼當陰陽搏合，由天道落實到人事上時，又是如何的來顯現陰陽尊卑的特質呢？〈繫辭上傳〉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這段話大體上已概括了陰陽在天道人事的全體大用，不過船山則更詳細的闡明了陰陽在人事上所蘊涵的特性。例如從人性道德的層面來看，陰陽的關係往往是神形、德性與形體、性情、知能（知行）、知與仁、理欲、義利等；而從倫常政治的層面來看，則又有夫婦、君臣、君子與小人，以及女主、宦寺、夷狄等種種關聯。船山釋〈繫辭下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云：

「神而化之」者，陰主形，陽主神，陰性凝滯而承天時行，以天之神，化地之形，坤之所以行地而無疆，法其順以使民因嗜欲之情而率由乎道，以化其質，民乃安於日用飲食，而帝則自順，無不宜也。（《內傳》卷六上頁五八二）

陽主神而陰主形，若再具體的說就是「陽為德性，陰為形體」，「陰以為質，陽以為神，質立而神發焉。」（註十四）這也就是《孟子告子上》所云：「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的大體小體之別。趙岐注云：「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欲。」以小體養大體自然是吉了。賁卦卦辭云：「亨，小利有攸往。」船山解釋說：

陽為性、為德，陰為情、為養。以陰文陽，則合乎人情而可亨；以陽文陰，則雖順人情以往，而緣飾之不詭於道，則「小利有攸往」。「小」謂陰也。（《內傳》卷二下頁二一三）

情以順性，以形體而養道德，故為亨為利，此孟子所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又船山釋〈繫辭上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云：

以陰陽之分言之，則仁者行之純，陰之順也；知者知之明，陽之健也。以陰陽之合言之，則仁者陰陽靜存之幾，知者陰陽動發之幾也。（《內傳》卷五上頁五二七）

陰爲靜存、爲順、爲仁者，陽爲動發、爲健、爲知、爲智者，這也就是〈繫辭上傳〉所謂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乾坤之德，「六十四卦之象，其德有知者，皆乾之爲也；有作者，皆坤之爲也。」（註十五）「知無不明，則純乾矣；行無不當，則純坤矣。」（註十六）「分言之，則乾陽坤陰；合言之，則乾以陰爲體而起用，陰以乾爲用而成體。知能並行，而不離一陰一陽之道，法象皆備，繼之於人，所以合健順而成善也。」（註十七）神形、性情、知行，名目雖然不一，但所以爲君子成德的大人之學則一致。至如以倫常政治來說，陽尊陰卑爲治世，道極於盛，上下井然；反之，則倫理乖張，上下失序。船山解釋坤卦〈文言傳〉：「天地閉，賢人隱。」云：

純陰之世，陽隱而不見，天閉而不出，地閉而不納，於時爲堅冰、於世爲夷狄、女主、宦寺。（《內傳》卷一上頁八七）

又釋小過卦初六「飛鳥以凶」云：

妻挾夫，臣挾君，夷狄挾中國，不可復制，示占者宜早爲之防。（《內傳》卷四下頁四八七）

又釋夬卦卦辭云：

夬之爲言決也；絕而擯之於外，如決水者不停貯之，決而任其所往，求其無相淹滯，不復問所以處之也。爲卦，陽盛已極，上居天位，下協眾志，一陰尙留，而處之於外。陽已席乎安富尊榮，而絕陰於無實之地，以是爲剛斷之已至矣。乃陰終乘其上而睥睨之，陰固不能忘情乎陽，陽亦豈能泰然處之而不憂？故爻辭多憂，而彖辭亦危。

陰之爲德，在人爲小人，爲女子，爲夷狄，在心則爲利，爲欲。處女子、小人者，置之於中間而閑之，處夷狄者，抑之

使下而撫之；若使亢焉化外，而徒擯之以重其怒，則其爲憂危之府，必矣。以義制利、以理制欲者，天理即寓於人情之中。天理流行，而聲色貨利皆從之而正。若恃其性情之剛，遂割棄人情以杜塞之，使不足以行，則處心危，而利欲之乘之也，終因間而復發。二者皆危道也。故統帥群陽以擯一陰，而且進且退，終窒礙而不得坦然以自信焉。（《內傳》卷三下頁三五四一五）

在人事上，陰之爲德代表著小人、女子、夷狄，臣子、婦人、女主、宦官、利、欲……而由坤〈文言〉的「天地閉，賢人隱」，小過卦的「飛鳥以凶」及夬卦的剛以決柔，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其間的吉凶得失。陽尊陰卑，已不只是天道本然的性質，它更可因而衍生出一套「扶陽抑陰」修己治人的人事準則。

三、陰陽之吉凶得失

陰陽的搏造，或寒或暑，或晴或雨，對天道來說，本即是大自然的變化，沒有任何的吉凶得失可言。但是當天道顯現在人事上時，就會根據陰陽的原則，而產生出吉凶悔吝，得失進退的不同。作爲溝通天人的《周易》，一方面是用九六陰陽的符號來暗示；一方面則透過文辭的詮釋，或用大小、剛柔，或用君子、小人，來傳達出吉凶得失的道理。依照聖人扶陽抑陰的微權，《易經》卦爻中的陰陽，大略是以(一)陰以近陽爲得，(二)陰盛則戒於陽，(三)消長則資剛而定，三種常例來判斷其吉凶得失的關聯。

(一)陰以近陽爲得

陰往往以近陽爲有利，例如觀卦，

觀之爲卦……以天位未去，幸群陰之猶有所推戴，而獎之以瞻仰乎陽，聖人之情也。以仰觀推戴爲義，故近陽者得，遠陽者失，許其相親，而不惡其相迫。（《內傳》卷二上頁二

○二)

自四以下，皆獎陰以觀陽，而責其不逮；以陰盛，陽且往，故必正各定分，以扶陽而尊之。（同上頁二〇五）

觀卦以能近九五之陽爲吉，其他如隨卦以「陰之從陽，道之正也」（註十八），意義相同。近陽爲吉，反之，遠陽則多凶。如蒙卦六四遠於九二「包蒙」之師保，所以不免有「困蒙之吝」：

陽實陰虛，實則有道於己而可以教人。卦唯此爻與陽隔遠。生無道之世，日與柔暗之流俗相親，雖有承教之心，而無可觀感，故象傳深致歎焉。（《內傳》卷一下頁一〇四）

又復卦上六亢遠於初九，而有「迷復之凶」：

四處群陰之中而退聽，五履至尊之位而大順，皆不禁陽之來復。上六遠陽已甚，恃其荒遠，欲爲群陰之長，亢而不屈，不度德，不相時，迷而凶矣。（《內傳》卷二下頁二三四）

又如遯卦，則是以遠陰爲美，遯爲艮下乾上，九三「繫遯吉」、九四「好遯，君子吉」、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無不利」，這也是以近陽爲美的一種特殊例子。《周易》的卦爻是陰以近陽爲吉，而這在人事倫常上則代表著很重要的象徵，即如以前述的觀卦來說，九五爲君子、國君、中國，而下四陰爲小人、群眾、夷狄，如此則觀之時義就具有非凡的意義了。船山解釋觀卦卦辭說：

陽之僅存於位，而以俯臨乎陰；人君民情紛起之際，君子於小人群起之日，中國當夷狄方張之時，皆唯自立矩範，不期感化，而自不敢異志。若其不然，競與相爭，褻與相嚙，自失其可觀之德威，未有不反爲其所凌者也。然豈徒位之足據哉！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動必莊蒞，確然端己而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有禮可敬，有義可服，顛若其大正，而後可使方長之陰潛消其侵陵而樂觀其令儀。（《內傳》卷二上頁二〇〇）

觀卦不僅是求自觀而且也要觀於民，〈彖傳〉云：「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因此，小人順於君子，民情合於人君，夷狄服

於中國，這才是洋洋大觀所代表的人事政治上真正的時義了。又如剝卦，爲卦坤下艮上，陰自下生以迫孤陽，卦象極爲凶險，但是六五因近於上九，仍有無尤之利。船山釋六五爻：「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云：

天子進御之制，不后當夕於月望，初自御妻、嬪、夫人而漸進。「貫魚」，自下而上之序也。「以」猶率也。六五柔，居中位尊，以上承乎陽，陽一而陰眾，有后率群妾以分君寵之象。五陰，盛之極矣，乃獨以切近剝膚，歸惡於四，而五不言剝者，不許陰之僭大位以逼孤陽，因其得中而密近於上，節取其善焉，聖人不得已之深情也。「無不利」者，所以獎陰之順承，而歆之以利也。（《內傳》卷二下頁二二三）

上九爲男爲君，六五以下諸陰爲女爲嬪妃，陽上陰下，陽尊陰卑，所以六五「能率群陰以承事乎陽，可無尤矣。陰雖處極盛之勢，固有救過之道」也。（註十九）

（二）陰盛則戒於陽

陰陽有向背的不同，幽明有時位的差異，固然陰以近陽爲吉，不過當沍陰盛寒，孤陽難支之時，其得失吉凶容或有所不同，但是聖人扶陽以抑陰的微旨，則仍然不稍變易。例如泰卦上六爻：「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船山解釋爲：

「隍」，城下之溝無水者，城傾，則土復歸于隍。上六陰處高危，其勢必傾。陰陽之位十有二，嚮背幽明，各居其半，而循環以發見。陰傾而入，勢將復從下起。三陽積下，迫陰於外，至於上六，已太荒遠，無可復安，將激去而往者，又且必復，此小人被疾已甚，勢且復興之象。易不爲小人謀，故不爲陰幸而但爲陽戒，言陰之將復，不可與爭，但告戒邑人，內備必至之患。然激成之勢，已不可挽，雖告命得貞，而亦吝矣。占此爻者，時勢如此，於爻外見意。九三艱貞乃吉，正謂此也。（《內傳》卷一下頁一四七）

泰卦乾下坤上，〈彖傳〉所謂：「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陰陽雖易位卻相應，天地之氣相往來，所以有吉亨之道。而上六雖然位處高亢之地，但是既得其正又且下應於初九，從《周易》一般的爻例來看，其得失吉凶應該不差，但是為何爻占充滿了悔吝之意呢？或有認為本卦是內陽外陰，陽剛之氣漸盛而君子道長，上六託體最高，勢將最早受到剝落，爻占「貞吝」或者即由此而來？其實根據船山的說法，船山以為本爻整個爻占，都不是針對上六爻而言，而是從乾下三陽的立場而發，亦即所謂的「爻外見意」（註二十）。因為幽明循環以發見，乾道方盛，上六雖然勢將激去，卻也必將復返，如此，則陽剛將處於城亢，而陰柔且將起於下隍，這就是所謂「陰之將復」的危機了。所以船山認為爻占所講的「貞吝」即在戒陽以早為之防。船山這種陰盛則戒陽的說法，充滿了憂患的意識，而和歷來學者的詮釋大相逕庭。但根據船山的看法，像這種戒陽之辭，在《周易》的卦爻中，是屢見不鮮的，即如剝卦卦辭：「不利有攸往」，船山釋之云：

自外割削殘毀，以及於內，曰「剝」。此卦陰自下生，以迫孤陽之去。害自內生，而謂之剝者，主陽而客陰，君子辭也。「不利有攸往」者，陽也。陰柔之凶德，於時方利，即惡極必傾，而易不為之謀，唯戒陽之往而已。有所行，皆謂之「往」。艮以止為德，處陰盛已極之世，止而不行，猶免於害，害即不免，猶不自失；若更有攸往，不但凶危，尤義之所不許也。義之所不許者，不足以利物矣。（《內傳》卷二下頁二一九）

幽明顯隱有時，乘時履位不一，就天道而言，陰陽之交互變化本屬自然，何有利與不利？剝卦為陰長之卦，有所不利即從陰陽消長，陽之將消而為言，所以卦辭云：「不利有攸往」，即所謂戒陽之辭也。又如姤卦卦辭：「女壯，勿用取女。」為卦是初六在下，為本卦之卦主

，全卦皆以陰、女主言，但是船山卻借題發揮，大談「戒陽」的微旨：

卦本一陰爲主，而卦之名義、彖、爻，皆爲陽戒，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若恤其孤弱卑下而容其遇，則抑豈知其志之壯也？目中已無君子，將入其腹心而爲之蠹賊哉！（《內傳》卷三下頁三六一）

至於像姤卦的初六，爻辭爲「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則也是從戒陽的立場來論吉凶。

「柅」，所以止車者。「見凶」，天下遇其凶也。初六孤陰卑下，故曰「羸豕」。牝豕之淫走也必羸。「孚」，如期而不爽。「蹢躅」，行而不止也。「繫于金柅貞吉」，以戒陰而喻之以吉道也。一陰而遇一陽，與二相守，則不失其貞吉矣。若不繫而違，遇所宜從者而前進，則將干亂群陽，而天下遇其毒矣，以戒陽之宜爲防也。又從而申之曰：金柅之繫，豈可必哉！其爲羸豕矣，則必將蹢躅而不爽矣，而可不早制之乎！（《內傳》卷三下頁三六三一四）

姤一陰初生，其勢上不可以擋，有攸往是順其自然，而有所繫反而是逆其本性。現在辭占反是以繫爲美，以往爲凶，這就是據陽以立論的戒陽之辭了。其實「戒陽」的說法，往往是根據天道循環往復的原理，或懼陰之將盛，或畏陽之將消，將這種陰陽往復本然的現象，推衍成充滿憂患意識的人事原則，以爲君子立身處世的運用。而船山更因處家國鼎革的大變局，於人心世情，感慨特別深刻，故於《周易》戒陽以激勵君子的微旨尤再三致意。即如以前舉的剝卦來說，上九一陽，碩果僅存，勢將剝落殆盡，凶險已極；但是於此陰盛之卦，船山仍然是殷殷告誡，而終不能掩其扶持世教的熱腸，寄寓了君子安身立命無限的深思。

卦象極於凶矣，而君子當其世以圖自處，抑自有剝而不剝之道焉。陰長之卦，自姤而遯而否，早爲君子道消，至於觀而

益迫矣，顧不以爲君子危，而獎衆陰以觀在上之陽；又極於剝，陽已失其尊位，爲君子謀者，視陰之極盛，勿以其不利爲慮，而取坤之順德，順而受之，止於上而不妄動，亦有「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之象焉。故視五爲「貫魚」之「寵」，猶觀之「賓王」也。上自以爲「輿」，猶觀之「觀民」也。世自亂而已自治，橫逆自加而仁禮自存。蓋時未可與論得失順逆之常理，而因其消而息之，方虛而盈者不失，修身以立命，則晝夜屈伸、運行不息之道在己矣。雖不利于攸往，而非無可合之義，特非達天者不能也。（《內傳》卷二下頁二二〇）

剝落已極，陽道飄零，於人事則君子處於窮困之時。然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船山於此深切告戒君子處剝之道，其中義理實深得孔、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三昧。此外又如前述的姤卦，姤是初陰方長，上雖有五陽，但履霜而知堅冰，馴致其道，則必有姤亂之凶險。《易經》姤卦的卦象已經預示不貞始萌的機兆，而船山則更據此天道的幾微，而闡發君子宜早爲之防的意義。

姤之爲時，已極乎陽道之憂危，而夫子推言天地之化，以通大人正己格物之道，抑豈必不相遇而始亨哉！苟有其德，則且與天地同其化機，夷狄可使懷柔，小人可使效命，女子可使承順，則雖姤而何傷於盛德！如天之遇地而品物榮，天不失其剛健中正之德，則化無不行。君子以剛健中正、率禮無違而遇之，則小人順而天下無不服從。然則越禮以取女者，自始不終，非必不與陰遇而始得行其志。即食色而禮在，即兵刑而仁行，苗格於舞干，誓御奄尹正於豕宰，皆遇之以其道者也。（《內傳》卷三下頁三六二）

占筮之家常預設吉凶，以爲趨吉避凶之術，若如姤、剝等陰險之卦，恐怕早已避之唯恐不及。殊不知凶難險困之地，正也有君子安心立命

之處。君子處姤，並不是預爲之趨避，而是戒勉其發揚中正強健的陽剛之德，「以義制利，以禮制欲，以敬制怠，則無不可遇之陰」（註二一），《論語》所謂「雖蠻貊之邦行矣」。苟能如此，則天地清剛之正可以不絕於一線，則或有陽和春回，冰釋天開，「夷狄可使懷柔，小人可使效命，女子可使承順」之一日。船山戒陽的時義可以說是很深遠的了。

（三）消長資剛而定

天道循環，消長有期，乘時履位，或者爲陽或者爲陰。陽道之行，固然是天理之正，陰雖然不足以匹陽之德，但有時乘權，卻也是造化必有之實。雖然如此，但天地之間，陰陽之消息，則仍是資剛而定。例如《易經》的鼎卦，卦是以陰爲主，柔道以行，而辭占則爲先吉而亨，船山解釋本卦「元亨」之由云：

以巽、離二體言之，則木下火上，爲烹飪以登於鼎之象，而義因以立焉。陰之德主養，柔居五而以養道撫群陽；初陰在下，效所養以奉主，五資之以養陽。君之所以養聖賢、享上帝者，固無不取之於民。民非能事天養賢者，從君而養也。其所致養者，有得有失。而卦之諸爻，唯三爲得位，則揀別所宜養而不失者，恃離明在上之舉錯得宜。五柔爲離主，而不自用，則資於上之陽剛外發以達其聰明，故五麗之而不濫於所施；如鼎之有鉉，舉而升之，以登堂載俎而效其養者，其功大矣。卦以柔居尊而撫剛，與大有略同，故彖辭亦同。特鼎得初六之柔，承上意而效其養，於事爲順，故加「吉」焉。卦以陰爲主，而二陰皆失其位；自巽變者，柔離其本位而登於尊，二、四、上皆非位而不安，爲天下未寧、君臣易位之象。時未可以剛道蒞物而息其爭，故養之所以安之，而取新凝命之義存焉矣。然柔道行，而抑必資於剛，乃克有定，則卦德之美，在陽之元，而以上之剛以節柔爲亨，亦與大有上九之祐同也。（《內傳》卷四上頁四〇二一三）

前文講過陽尊陰卑，陽主治陰主養，這是天道之正。而鼎之為卦以陰為主，鼎之名義具有頤養之家，則陰以養陽乃是易理之必然，所謂「柔道行而抑必資於剛，乃克有定」，本卦所以有元亨之吉，全在於資剛以節柔之利而來。卦爻二陰雖皆失位，但初六「承上意而效其養」，六五「不自用，則資於上之陽剛外發以達其聰明」，所以初而無咎，五而利貞，其吉凶得失率皆資陽剛而為定。又如像節卦，節是節約限制之意，天道尊陽，因此陽以節陰常為吉，反之，陰以限陽則常凶。節卦卦辭云：「節，亨，苦節不可貞。」卦辭之吉凶兩設，或亨貞或悔吝，關鍵即在於此。

「節」，竹節也，有度以限之而不踰也。卦畫一陰間之以一陽，二陰間以二陽，陽實陰虛，虛者在上，陽實在下，以為之節。下二陽，近根之促節也，陽之節陰也。陽有餘而陰不足，以不足節有餘而相通焉，陰之節陽也。以二體之象言之，兩間之水無窮，而澤之所容有準，不漏不溢，有節度也。二水相沓，而實其下以使不洩，故有慎密之象焉。節而亨矣，為陽之節陰者言也。陽亨，而復云「苦節不可貞」者，為陰之節陽言也。有餘者，物之所甘，不足者，物之所苦。陽道方亨，而必裁之以不過，則自居約，而處物亦吝，固將自以為廉於用物而得貞。乃自居之約，可謂之貞；處物之吝，強人情以所不甘，則不順天理之正，不可以為貞矣。以其實，節其虛，則虛者恃以保固，忠謹之所以通天下之志。畏其有餘，節以不足，則儉而固，不給萬物之用，而無以成天下之務。（《內傳》卷四下頁四七二一三）

陽實陰虛，陽上陰下，陽有餘而陰不足，所以陽以節陰，天之道也，此所以言「亨」；陰之節陽，則反其道而行，此所以為「苦節不可貞」。此外如賁卦文飾之道，「柔之文剛，徇情貶道，以取悅於人為美，不如剛之文柔，以道飾情為有節也。」（註二二）又小畜卦陰以為主，竟能成其畜陽之美，而有亨通之道，船山申之云：「凡以柔止天

下之躁動，必上遇剛正之主，而後獲於上者乃可治下。抑其雖柔，抑必有剛正之理在其中」（註二三）。諸如此類，都是藉由《周易》的卦爻結構來反映資剛的天道。陰陽的消長，以資剛為美，是以柔道之行，不必定有悔吝。天道雖然是尊陽卑陰，獎陽以制陰，但是乾坤並建，陰陽絕不孤行，所以易理也不獎掖擯陰以絕物，自陷於極端。像否卦的六二爻：「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即是闡揚此義。

「包承」，與九五相應而承之也。「大人」……對小人而言，剛正之君子也。「否」，不然之辭。小人得位行志，而能承順乎陽而應之，吉矣。乃大人已遠出乎外，不以小人之順己而變其塞，固不以為亨也。否下三陰與上不交，而皆以應言之，蓋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之義，而不欲陰之怙惡以自絕，其旨深矣。（《內傳》卷一下頁一五〇）

否卦坤下乾上，是否之匪人，為小人乘權之卦。否塞之世，陰據要津，固為剛正之君子所不亨。但是小人之吉，並不是說利於小人之不貞，而是獎勵否下三陰能夠連類茹彙以應於乾上三陽。天道往復循環，不為己甚，比之於人事，則君子失志，固不必枉道以從小人，但是君子得志，也不必絕人自恣，這就是船山所說的「用否之道，以應否之世，不嫌絕物矣。」（註二四）天道雖然不擯陰以自絕，但是錯剛失正，以陰掩陽則必然凶吝無疑。船山說：「陰揜陽而謂之困。」「剛不可揜，揜之而道窮，故唯柔揜剛而曰困也。」「陽遏陰不言困，而陰揜陽言困」。（註二五）陰陽消長不一，其勢相互掩抑，或以為困或以為正，則全由陽剛以為之定。如困卦《象傳》曰：「困，剛揜也。」

剛為柔所揜也。上揜五、四，三揜二，初復從下揜之，進不能，退不可，而困於中。揜者，或以勢揜，而其志不伸；或以情揜，而其道且枉。「剝削」、「酒食」皆揜也。井亦剛揜而不為揜者，井九三進而濟險，困九四退而入險，是以異也。（《內傳》卷三下頁三八一）

困卦坎下兌上，陽剛爲陽柔所掩，五、四，二陽爲上六所掩，九二爲六三所掩，而初六又蔽之於下，叢陰險阻，陷入蒺藜，進退兩難。似乎陽剛已處乎窮困，凶險已極，其實則又不然，九二雖困於六三之「酒食」卻能無咎，九四「困于金車」，雖吝卻必終於亨，而九五雖有「剝削」之困，卻仍能受中直之福。反倒是初六下阻於陽，有「困于株木」「三歲不覿」之災，六三掩陽卻自「困于石」，有乘剛之凶，上六以居高危掩陽，所以「困于葛藟」而「動悔有悔」，然而因能「釋剛不揜，而自遠以行，則君子之難解，而已亦吉矣。」（註二六）因此爻辭又許之以「征吉」。剛不可以掩，以陰掩陽之謂困，困之凶險不在陽而在於陰。

陰陽消長資剛而爲定，原是從陰陽大小、虛實、施受的關係衍生出來，聖人藉此以上通神明之德，而下達萬物之情，以之爲人事切身之準則。所以陽君陰臣，陽治陰養，也都是人倫之正當，而合乎天道之必然。船山在論釋《周易》的卦爻時，輒據此以暢論人事制陰用陰之原理。例如萃卦有亨通利貞之吉，原因無他，能以陰養陽，所以能夠蒼萃眾美。

乃陰以養陽，柔以保剛，小人以擁戴君子，夷狄以藩衛中國，陰能安於其類聚，而陽自聚於其所當居之正位，交應而不離，則陰雖盛而不爲陽病。鬼神以是不亂於人，而祐人以福；愚賤以是自安其類，而貴貴賢賢得以彙升；此萃之所以集眾美也。故彖歷言其亨利貞吉焉。（《內傳》卷三下頁三六八）

其他像小過卦六二爻：「不及其君，遇其臣，無咎。」船山云：「陽爲君，陰爲臣。二非剛中，於君道爲不及，而乘順當位，於臣道爲得，遇其臣也。小過以陰過爲咎，唯二以柔自靖，爲可以免咎。」（註二七）六二柔順得爲臣之道，所以處當過之世而能日安以無咎。又如臨卦六四：「至臨，無咎。」「陰，待治於陽者也，若自亢以拒陽，則陰亦不施治焉。是臣不聽治於君，婦不聽治於夫，小人不聽治於君

。」「（註二八）六四謙柔得正而處退位，是能以陰下陽，待治於陽，資剛以爲正，所以爲「無咎」。又如姤卦本屬不貞不祥，然而初六之「繫于金柅」卻有貞吉，「柔之道，以制於剛爲正。小人順於君子，夷狄賓於中國，女子制於丈夫，皆道之固然，故以繫而止之爲貞。」（註二九）金柅指陽，姤爲陰邪之卦，陰繫止於陽，柔資正於剛，所以能夠「貞吉」。

四、結 論

總結上文，船山依據《周易》「陽尊陰卑」的原理，揭櫫了聖人「扶陽抑陰」之教，但這並不是否定「乾坤並建」的主旨，（註三十）而是激於時世的切身之痛，對《周易》原來所具有的「尊陽」傾向，作了更爲深切的反省與引申，將《周易》明天道切人倫的人事之理，藉由卦爻陰陽的結構關聯，發揮的淋漓盡致。而其「扶陽抑陰」所強調的人文意義，大約有三：

（一）健動的創造精神

陽德具有蓬勃生動，發展無窮的創造性，這也就是整個宇宙人生，生生不息的原動力，而這個剛健之德在《周易》裡，孔子則贊之爲「乾元」，是六十四卦的卦首，也是《易經》開宗明義的要旨。船山說：

唯純乾之爲元，以太和清剛之氣，動而不息，無大不屆，無小不察，入乎地中，出乎地上，發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興起有爲而見乎德；則凡物之本、事之始，皆此以倡先而起用，故其大莫與倫也。木、火、水、金、川融、山結、靈、蠢、動、植，皆天至健之氣以爲資而肇始。乃至人所成能，信、義、智、勇、禮、樂、刑、政，以成典物者，皆純乾之德，命人爲性，自然不睹不聞之中，發爲惻悌不容已之幾，以造群動而見德，亦莫非此元爲之資。在天謂之元

，在人謂之仁。天無心，不可謂之仁，人繼天，不可謂之元；其實一也。故曰元即仁也，天人之謂也。乾之爲用，其大如此，豈徒萬物之所資哉！天之所以爲天，以運五氣，以行四時，以育萬物者，莫非乾以爲之元也。（《內傳》卷一上頁五〇一一）

天地萬物，飛潛動植，都是乾健之氣以爲肇始，乃至於倫常典物，也都是純乾之德所資生。乾陽之德命於人而爲性而爲仁心，繼天以立極，可以實踐禮義刑政，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體之，自強不息，積精以啓道義之門，無一念利欲之間，而天德王道之於斯備矣。」（註三一）君子所以能參贊天地的精義，可以說都盡在於此。

（二）戒陽的憂患意識

船山重視陽陰扶抑之權，實在寓有佷深的憂患意識，在沍陰盛極時，則或責陽，當以剛正自持而勿失；在乾剛履位時，則亦戒陽，應當謙正謹守而防微杜漸，真可說是進亦憂而退亦憂了。船山所以會有如此深刻的憂思，一來是《易經》原本具有「聖人與萬物同憂」，悲天憫人的偉大胸懷；二來是因為明朝覆亡，天崩地解的大變動，所造成的痛切感觸。

治亂相尋，雖曰氣數之自然，亦孰非有以致之哉；故陰非有罪陽則以愆，聖人所以專其責於陽也……陰之干陽，何有不自陽假之哉！辨之早者，自明於夫婦、君臣、夷夏之分數，自盡焉而不相爲假也。（《外傳》卷一頁八三四）

三綱倫常、華夷的分際，雖有囿於運數，治亂相尋。但是禍害之萌必有先兆，陰之乘權，陽必先爲之假借，此天道所以專戒於陽剛，而船山獨責於君子。《易經》爲憂患之書，船山於此義發揮最多，例如像歸妹主陰之卦，船山即充分闡述其責陽之義。

陽不往，則陰不入而干陽，婦之不順，皆夫輕就之情導之也……君子之屈於小人，中國之折於夷狄，皆見爲利，而自罹

於害。（《內傳》卷四上頁四三三）

陰之爲害，陽先引之；小人之災，是君子之失職。船山認爲「陽可以久道，陰不可以厚事，剛柔之材異也」（註三二），「陽不可久消，陰不可久長，周易扶抑之權也」（註三三），扶陽抑陰是天道，是易理，也是人事的準則，船山說明君子用陰之理云：「陽亢陰恭，陽樂陰哀，陽豐陰儉。君子之道有過用夫陰者，唯此三者爾。不溺於怠惰，不靡於嗜欲，不流於慘殺，則皆陽以勝陰而不失過也。」（註三四）天道以用陽爲主，陰之乘權是因陽有過失所致。船山深感於明朝之覆亡，導源於學風淪喪，士子失職，蹈於虛無之談，致使中原板蕩，華夏陵夷。船山專責於陽的憂患之思，可以說是有感而發了。（註三五）

（三）尊卑的天人秩序

陽尊陰卑爲天道之自然，所以落實於人事之政教，夫婦、君臣、華夷等內外上下之分，也是兩間必然之理。天道爲人事之理據，天道如此，則人事亦然，所謂「陰陽既有此數，物理人情即有此道。」（註三六）船山屢屢在卦爻中申論此義，例如像釋泰卦〈彖傳〉：

內陽外陰，如春氣動於內，雖有寒氣在上，而生物之功成；若否外傷內陰，則如秋日雖炎，而肅殺暗行於物內。內健外順，志秉剛正，有爲而和順於物；若否則色厲內荏，而戕物以從欲。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坐而論道，而小人器使；若否則疏遠君子，而以小人爲腹心。內之則道行而賢者彙進，善日以長；外之則讒賊不行而枉者化直，惡日以消。否皆反此。合天道人事而言，泰之所以各安所得而吉者見矣。（《內傳》卷一下頁一四二）

統天道人事而言，陽尊陰卑，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能夠如〈彖傳〉所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船山認爲聖人藉由泰〈彖〉，「暢言天地萬物消長通塞之機，在往來之際，所以示古今治亂道術邪正之大經，而戒人主之親賢遠奸，君子之持己以中、待物

以和，至為深切。」因此，「學易者當於此而審得失存亡之幾，不可或忽。」（註三七）除此之外，船山扶抑陰陽也是針對世道人心而發，尤其是對佛老虛靜之教所引起的不良影響，更是痛加貶斥。

自老氏之學以居錚處後，玩物變而乘其衰，言易者惑焉。乃曰「陽剛不可為物先」。夫雷出而菁榮，氣升而灰動，神龍不為首而誰為首乎？德不先剛，則去欲不淨，治不先剛，則遠佞不速。婦乘夫，臣干君，夷凌夏，皆陽退聽以讓陰柔之害也。況足以語天德乎！（《外傳》卷一頁八三〇）

異端以虛靜為教，所以老子說：「上善若水」，即以柔弱不爭為尚；而釋氏則效法明月的夢幻光影，遊戲於生化兩無的虛境，因此船山皆斥之為「月教」（註三八）。至於像術數之流，「彼納甲之例，以月為卦體，益陋而不足錄矣。」（註三九）奉空明以為性，以陰靜而為效，影響所及，則或駘宕人情，解散綱常，終於於上下失序而華夏陵夷。船山曾說：「天地之間，即無月也，而亦奚損？而或以侵陽，則害生焉。是故伐鼓責陰，而端冕請陽，貴日而賤月，則利存而教正。君子擇陰陽之德而慎用之，豈徒然哉！」（註四十）明白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船山所以亟於扶陽之微權，是其來有自的。

【註釋】

註一：孔穎達《周義正義》卷七 台北 藝文印書館 民國七十四年。

註二：《朱子語類》卷七四 黎靖德編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國七十五年。

註三：《內傳》卷三上頁三〇一。按王夫之所撰易學專著有六種：《周易內傳》（簡稱《內傳》）、《周易外傳》（簡稱《外傳》）、《周易內傳發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異》，以上皆見於湖南嶽麓書社所出版《船山遺書》第

一冊，一九八八，下引同。

註四：《外傳》卷三頁九一〇。

註五：《內傳》卷三上頁三〇四。

註六：《周易內傳發例》頁六八三。

註七：《內傳》卷三下頁三六七。

註八：《內傳》卷三下頁三六八。

註九：《內傳》卷二上頁一九三。

註十：《內傳》卷三下頁三六八。

註十一：《內傳》卷一上頁一四五。

註十二：《內傳》卷三上頁二八九。

註十三：《內傳》卷一上頁八八。

註十四：《內傳》卷四上頁四二三，卷一下頁九二。

註十五：《內傳》卷五上頁五〇一一二。

註十六：《內傳》卷五上頁五一二。

註十七：《內傳》卷五上頁五三〇。

註十八：《內傳》卷二上頁一八四。

註十九：《內傳》卷二上頁二二四。

註二十：此即船山所謂「爻外之象占」，爻外的象占有兩種：一種是通全卦才能了解一爻的意義，另一種則是此爻而闡發彼爻之意。這兩種都不能套用於一爻而求一義的常法來概括。詳見《周易內傳發例》頁六六九一七〇。

註二一：《內傳》卷三下頁三六三。

註二二：《內傳》卷二下頁二一七。

註二三：《內傳》卷一下頁一三三一四。

註二四：《內傳》卷一下頁一四九。

註二五：《內傳》卷三下頁三八〇。

註二六：《內傳》卷三下頁三八六。

註二七：《內傳》卷四下頁四八七。

註二八：《內傳》卷二上頁一九八。

註二九：《內傳》卷三下頁三六四。

註三十：同註六。

註三一：《內傳》卷一上頁七十。

註三二：《外傳》卷四頁九四三。

註三三：《外傳》卷七頁一一〇六。

註三四：《外傳》卷四下頁四八六。

註三五：見《周易內傳發例》及《張子正蒙注》卷九頁十二 台北世界書局 民國六十九年。

註三六：《內傳》卷一下頁一三六。

註三七：《內傳》卷一下頁一四二。

註三八：《外傳》卷七頁一〇八七一九。

註三九：《外傳》卷七頁一〇八九。

註四十：同上。

Wang Fuzhi's Theory in Expansion Yang and Contraction Yin of Zhou Yi

Wen-ping Lin*

Abstract

"Yang is superior and yin is inferior" is a significant theory of Zhou Yi. Wang Fuzhi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thus, put forward a theory of "expansion yang and contraction yin". He not only expanded the elements of yin and yang, but interpreted the structure of yin and yang extensively and concretely. Meanwhile, it's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also represented the spirit of hardship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 Zhou Yi, yin, yang

國立中興大學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